

秦翰才 著

左宗棠全傳

下冊



中華書局

秦翰才 著

# 左宗棠全傳

下冊



中華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宗棠全传/秦翰才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6  
ISBN 978-7-101-11507-9

I.左… II.秦… III.左宗棠(1812~1885)-传记  
IV.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7724号

- 
- 书 名 左宗棠全传(全二册)  
著 者 秦翰才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44 插页4 字数66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507-9  
定 价 68.00元
-

# 目 录

编辑题记·····	1
编辑再题记·····	5
编辑三题记·····	9
一 家谱一页·····	1
二 孝义清寒之家世·····	7
三 一门风雅·····	12
四 别号与自谥·····	16
五 少年狂态·····	20
六 师友渊源·····	24
七 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30
八 山川万里归图画·····	35
九 湘上躬耕·····	40
十 课徒自给·····	47
十一 入山惟恐不深·····	51
十二 幕府生涯之第一期·····	54
十三 幕府生涯之第二期·····	59

十四	功名所始	70
十五	皖赣援师之前期	77
十六	肃清两浙	81
十七	皖赣援师之后期	88
十八	扫荡闽粤边境	93
十九	平定浙闽时之涉外事件	98
二十	东征经费	103
二十一	协剿西捻	108
二十二	五年期之平定陕甘	117
二十三	平定镇靖堡	122
二十四	平定董志原	128
二十五	平定金积堡	134
二十六	平定河洲	143
二十七	平定西宁	151
二十八	平定肃州	158
二十九	陕甘善后	165
三十	盘旋曲折之新疆问题	177
三十一	平定天山北路	195
三十二	平定吐鲁番	202
三十三	平定天山南路	208
三十四	缓进速战	213
三十五	阿古柏称汗南疆所引起之国际交涉	218
三十六	伊犁事件中之备战	225
三十七	新疆建省	235
三十八	西征中之采运	245
三十九	西征中之屯垦	259
四十	西征经费之检讨	269
四十一	欲一唾四十年恶气	280
四十二	出师未捷身先死	289

四十三	遗恨在台湾	302
四十四	楚军规模	310
四十五	楚军与湘军淮军	320
四十六	整练制兵	328
四十七	慎之一字战之本也	339
四十八	生财有大道	345
四十九	禁革田赋浮收	355
五十	抽厘助饷	366
五十一	官之买卖	372
五十二	盐政改票	377
五十三	茶务之解人	389
五十四	举办外债	397
五十五	五年计画之造船	410
五十六	自给自足之制炮计画	429
五十七	中国第一所机制国货工厂	437
五十八	急宜仿效之泰西机器	446
五十九	对于洋务之一般观念	455
六十	澄清吏治	464
六十一	政在养民	475
六十二	治水	484
六十三	兴教劝学	499
六十四	筑路种树	513
六十五	已饥已溺之心情	521
六十六	拔除妖卉	528
六十七	能访人才而不容人才	535
六十八	寥寥之干部	544
六十九	诸将	549
七十	四君子	559
七十一	左氏浮夸	570

#### 4 / 左宗棠全传

七十二 田园乐境·····	577
七十三 惟崇俭能广惠·····	582
七十四 尽其在我·····	589
七十五 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	595
七十六 暮年抑塞·····	600
七十七 寂寞身后事·····	612
左宗棠年表·····	619
参考书目·····	663

## 四十七 慎之一字战之本也

左宗棠以楚军东征八年，西征十二年，可谓攻无不胜，战无不利。其所以造成此伟大之功业，固由于楚军之召募、编制、训练，与曾国藩之湘军、李鸿章之淮军，同具一种因时制宜之特色，并由于宗棠军事上之天才，如国藩所谓“取势甚远，审机甚微”。顾此中尤有一核心，曰“慎”。宗棠批驻防甘南之李耀南等缮禀错误一案云：

军报重件，应如何细心检校，以免疏虞。康熙朝，征剿吴逆，军书中陆方误书陆广，几覆三军，岂不闻乎？本爵大臣遇紧要机密文书，均系亲手裁答，即军吏抄写之件，亦无不过目核对，然后发行，慎之又慎如此。该道于上行文书地名关系紧要之件，竟轻率如此，可乎？清书江蓁臣无足责，统带三员，因禀牍中有伪脱语句，遽予记过，无知者必议本爵大臣好奇细故，姑置勿议可也。慎之一字，战之本也，诸君其勉之又勉，毋以逆耳置之。

此处所谓“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实可引为宗棠军事学说之主脑。史称诸葛亮一生谨慎，宗棠好以诸葛亮自喻，此点其亦模拟诸葛乎。盖宗棠虽为人豪迈，其用兵却非常谨慎，观宗棠报告军事之奏疏，常有“慎以图之”一语。其



告诫部属之文牍，亦常有“务求计出万全，不可稍有疏忽”等语，即可知也。<sup>①</sup>

何以要慎，宗棠释之曰：“军事瞬息千变，非敬谨襄事，必蹈危机，固有不可轻心尝试者。”惟其主慎，故从其反面言之，又谓“天下惟兵事不可弄巧，愈巧则愈坏”。<sup>②</sup>

如何为慎，宗棠申其说曰：

……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制，可保万全。譬若兵器，丰其本而锐其末，锋芒自无顿挫也。……

惟其主慎，故更自胜利后言之，以为：

……屡胜之后，其气必渐骄，其视事亦必较易，戒之。兵事属阴，尚以收敛闭塞为义。又战阵尚气，当以磅礴郁积为义。知柔知刚，知微知彰，则皆乾乾惕若之心也。……<sup>③</sup>

宗棠慎之主张，大体既明。再撮举宗棠之若干战略，以示慎之实行。杭州再陷，全浙糜烂，浙西惟余衢州一城。清廷以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令即先入衢州，宗棠本驻防徽州、广信、镜州三府间，处浙江之西。缘太平军得讯，急窜扰徽州、婺源、开化间，冀阻宗棠前进之路，于是宗棠主张先肃清徽州、婺源、开化间敌踪，使饶州、广信相庇以安，奏陈其主张曰：

……逆贼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频年东南贼踪，验之历历不爽，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城，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围，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路。……

又指陈其形势曰：

……浙省大局披离，恢复之效，未可骤期，进兵之路，最宜详审。浙省列郡，仅存衢州、温州，其湖州一府，海宁一州，孤悬贼中，存亡莫卜。

<sup>①</sup>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左宗棠定义援浙折》。《左文襄公批札》卷三页1《李道耀南等禀缮禀错误由》。

<sup>②</sup> 《左文襄公奏稿》卷五十一页49《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折》。《左文襄公书牍》卷四页7《与王璞山（龛）》。

<sup>③</sup> 《左文襄公批札》卷六页24—25《西宁刘道禀乌垣克复急宜进攻南路由》。《左文襄公书牍》卷二页28《与王璞山（龛）》。

此时官军从衢州入手，则坚城林立，既阻其前，金华、严州踞贼，复挠于后，孤军深入，饷道中梗，断无自全之理。无论首逆李世贤正图窥犯衢州、江山，臣军已由遂安回援，目前不能舍衢前进也。金华介衢、严之中，城坚贼众，臣军若由金华进攻，则严州之贼，必由淳化、寿昌一带，潜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弈者，置子四旁，渐近中央，未有孤立贼中，而能善其后者。似臣军救浙，必须依傍徽郡，取道严州，较为稳妥。……<sup>①</sup>

曰“先为自固之计”，曰“较为稳妥”，是固慎之说也。陕甘回捻，乱迫燃眉，清廷又以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屡促由鄂入秦，宗棠则覆奏云：

……谕旨飭臣由鄂入秦，先剿陕逆。此时臣军部队，仅止三千，马队尚未习练，双轮、独轮车式，尚未动工制造，所拟以制贼者，步队、马队、车营，而皆无以应手，仓卒即戎，必貽后悔，臣不敢不慎也。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再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谨即一面采买口马，练习马队，先造独轮炮车，暂应急需，俟所调各营取齐，由襄樊出荆紫关，经商州，以赴陕西，即古由武关入秦之道。沿途遇贼即击，比抵陕西，则制造双轮炮车，兼雇买车轮，俟采买口马到陕，增练马队，并习车营。一面开设屯田总局，相度秦陇，紧接要隘，有水草可田可牧者，开设屯田。一面汰遣陕甘各营，去疲冗，省军食，为久远之规。其愿留屯田者，编入册籍，指地屯牧，不愿留者，资遣散回各本籍，禁其逗留为患。然后军制明而内讷可以免，屯事起而军食可渐裕也。甘省回多于汉，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支，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戡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亦犹之江皖

<sup>①</sup> 《左文襄公奏稿》卷一页1—5《据探省城失守敬陈办理情形折》，页30—33《覆奏驻军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折》，页43—45《覆奏筹划进取筹划情形折》。

布置周妥，然后入浙，浙江肃清，然后入闽，闽疆肃清，然后入粤，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之计，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臣已屡陈其利矣。汉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锐以自任，其所上屯田三疏，皆主持久之义。宣帝屡诏诘责，充国持议如初，卒收底定，成效可知。兵事利钝，受其事者，固当身任其责，至于进止久速，则非熟审彼己长短之形，饥饱劳逸之势，随机立断不能，此盖未可以臆度而遥决者也。臣频年转战东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所部均南方健卒，于捻回伎俩，无所闻见，若不慎之几先，加以迫促，诚恐所事无成，时局亦难设想。明臣孙传庭催促出关，率以致败者，可为前鉴也。……

曰“不敢不慎”，曰“若不慎之几先”云云，仍是慎之说也。<sup>①</sup>又如渭源、狄道克复后，清廷责望宗棠从速进规河州。宗棠对以必待前路将粮料储足，渡洗设备措齐，后路将宁夏、灵州肃清，方可从事，否则所防“有疏失，非稳着”，亦为慎字之一贯主张（参阅二十六节）。<sup>②</sup>又如用兵新疆，宗棠壹主先收复迪化，以定天山北路，次收复吐鲁番，最后收复天山南路，而尤必先将粮饷辘重之运输，布置周妥，虽清廷屡次严旨督促，有所不顾（参阅三十四节），所谓缓进速战之议，无非实践一慎字而已。<sup>③</sup>

然宗棠之战略，固惟慎是尚，其战术亦惟慎是尚。宗棠之言曰：

……军机瞬息千变，总要勤探严防。……

勤探也，严防也，皆出发于慎之一念。故对部属指挥作战之命令，于如何探，如何防，无不规定精密，训诰叮咛，而尤注意于战事收功之时。如刘松山剿捻盐山，宗棠诫之曰：

……事到将成未成之际，尤宜慎之又慎，幸勿稍涉大意。……

刘锦常围攻金积堡，宗棠亦诫之曰：

……凡事将成未成之际，必有无数波折，稳慎图之。……

① 《左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一页 19—21《敬陈筹办情形折》。

② 《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六页 23《克复渭源狄道两城折》，卷三十九页 17《覆陈近日军情片》。

③ 《左文襄公家书》卷下页 58。

最后，诸军进兵天山南路，势如破竹，直迫喀什噶尔，宗棠更诫之曰：

……屡捷之后，不期骄而自骄，当时以此申儆所部，忽忘敬慎之义。

……

又曰：

……功到垂成之际，更宜小心，随时详审周密，庶免疏虞，慎之一字，彻始彻终，不可忘也。……

诚以虑之也深，不觉言之也切。<sup>①</sup>

夏忻《景紫堂自订年谱》载：

……左公由太常寺卿，升授浙江巡抚，遂由婺剿浙，自遂安贻书，殷殷下问，覆书云：“钺下以五千士卒，当全浙数百万之众，来谕谓慎以图之，可以无患。愚以为慎于前攻，亦当慎于后顾，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乃我人拳拳弗失之学，用兵何独不然？前此诸帅，只知前攻，而所复疆土，不转瞬而复失之，百姓之遭蹂躏，更甚于未复之时。钺下自乐平、浮梁，而婺源，而遂安，前后所得，未尝再失。此钺下之师所以超越诸将也。惟愿后此常守弗失，未得之地，慎于前攻；不可轻犯贼锋，以堕诡计。已得之地，慎于回顾，不使贼出我后，顿弃前功。……”

宗棠颇嘉纳其言，盖夏忻之意，即宗棠之意也。宗棠又尝曰：“用兵以顾饷源为先，布阵以防后路为急。”亦与夏氏之意契合。如何而可顾，如何而可防，则慎之一字，洵为战之本矣。<sup>②</sup>

宗棠军事所由成功，尚有两点：曰诚信，曰情感。宗棠治军，与并世诸大帅，自皆严明纪律。宗棠最初督师东下，抵乐平，大明军令，即革一营官、三什长；斩一勇、一夫，责革吸鸦片勇丁三十余名。以后军行所至，对于所部吸鸦片及加入哥老会两事，仍常悬为厉禁。然楚军经费甚绌，常数月不能给饷，仅发米与盐菜度日。宗棠固素主行军首重筹饷，必先士马饱腾，而后能

<sup>①</sup> 《左文襄公批札》卷一页9《浮梁县禀防守各渡口由》，卷二页7《刘翼长（松山）禀追剿海丰信阳窜贼由》，卷三页66《刘道锦棠分守金积东南情形由》，卷六页65《湘军刘总统锦棠禀克复阿克苏乌什两城由》，页68《湘军刘总统锦棠禀剿办回匪并收抚余众情形由》。

<sup>②</sup> 《左文襄公年谱》卷三页2—3。《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二页3《进剿甘肃南路窜回折》。夏忻，字欣伯（一作心伯），号弢甫，安徽当涂人，道光五年（1825）举人，官至颍州府教授，著述有《景紫堂全书》。

杀敌致果，顾以事势所迫，款项不能凑手，诚属无可如何。则所恃以维系军心者，宗棠之不私其利，与能共士卒同甘苦，不失为重要因素，宗棠在景德镇时，家书有曰：

……军兴既久，饷绌日甚。我军欠饷三月有余，刻忧饥乏，有时事机必赴，而运掉不灵，无如之何。幸诸将士相从日久，知我无丝毫自利之心，尚不至十分迫索耳。……

此即所谓诚信足以服人者也，亦胡林翼所谓“季公不私一文，天下人皆可具结”者也。罗大春记宗棠军中生活有曰：

……穷冬苦寒，风雪交作，穹庐积霰，高与身等，公拥缁布絮裘，据白木案，自晨至于日昃，矻矻不少休。……其刻苦往往有穷措大所不能堪者，而公处之晏如也。……

西征时，驻安定，兰州道蒋凝学请移节省垣，宗棠批其牍曰：

……该道稟请移节省垣，自是体念衰驱之意，惟念前敌诸军，冒雪履冰，袒臂鏖战，本爵大臣运筹中阃，斗帐虽寒，固犹愈于士卒之苦也，所请应作罢论。

此又所谓情感足以悦人者也。况楚军之将士，固皆与宗棠同里闾者乎，宗棠尝奏陈其治军之状曰：

……臣之驭军，别无才能权智，而所恃者，诚信不欺，一丝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行之既久，湖湘子弟，习而安之，虽欠饷积多，尚无异说。……

亦记实语也。<sup>①</sup>

---

<sup>①</sup> 《左文襄公家书》卷上页 9、页 19。《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七《杨昌濬如能去浙度陇可资臂助片》，卷六十三页 35《派员设立粮台折》。《八贤手札——胡文忠公书牍手札》页 11。罗大春《左恪靖伯奏议序》。《左文襄公批札》卷四页 36《兰州道蒋凝学稟请移节省垣由》。蒋凝学，字先民，号之纯，湖南湘乡人，官至陕西布政使，光绪四年（1878）七月卒。

## 四十八 生财有大道

同治、光绪间，先后削平东南之太平天国、中原之捻与夫西北之回，悉赖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及左宗棠之力。而平定西北之功，尤为宗棠所专。然当日诸人所指挥之军队，可谓皆系自行募练；所使用之军火，皆系自行供给；所支应之军费，亦皆系自行筹画。事实上，清廷鲜有所补济，不过坐享其成。所最可骇异者：诸人之军费办理报销时，户部反须照例征取一笔巨额之报销费。所谓报销费，多则三厘，少则一厘。其源远流始于明代。初因承办报销之胥吏，向部中核销之司吏私出使费，求免挑剔。其后渐成为公开之陋规。<sup>①</sup> 故国藩军务告竣，转有一甚为愁闷之事，即数十万之报销费，苦无着落也。幸清廷网开一面，特许仅开清单奏报，始解决此困难。其后宗棠援例享受此特惠。然在西北之清单奏上时，户部一度忽又拟令将军装部分专案报销。于是宗棠喟然叹息曰：“此要胡雪岩销费耳。”盖宗棠之军装，包括购自外国之枪炮、弹药，为值不在少数，皆由所派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胡光墉所经手，雪岩，光墉号也。<sup>②</sup> 不特此，当浙江尚在用兵之时，清廷仍促杭州织造照解宫廷所用诰敕轴、制帛、驾衣与绶、罗等件。此项工料费每年约需银

① 《湘绮楼日记》十一册 62 页。

② 《左文襄公书牍》卷二十一页 23《答刘克庵(典)》。

十万两，本取给于杭州南、北两新关。惟杭州既未光复，关税自无从征收。织造乃请先筹拨二万两，宗棠许以四千两，而奏明：“在此军饷窘迫之际，即此四千两已属万分勉力。”又如福建尚在用兵之时，清廷限期饬解积欠关税银十万两、茶税银二万两，将军、巡抚无由设措。宗棠乃请以本人应得闽浙总督七成养廉银一万两抵解。此实为对于颞颥之清廷之一大讽刺。清廷殆亦自觉难以为情，因曰：“养廉系左宗棠应得办公之项，该督将养廉一万两抵饷解京之处，碍难允其所请。”<sup>①</sup>凡此情形，足征当日清廷之腐败，而不禁为宗棠与胡、曾、李诸人感慨者也。

欲在一大多数人民从事农业之国家中，骤然筹集巨额之款项，本非易事，盖因其民生多穷苦，故国富亦薄弱也。况清代国家经常收入，仅有地丁、钱粮、盐课与关税四种。就中尤以地丁与钱粮占最大部分，而此二者又皆直接间接取之农民。故一旦战事发生，人民离散，田亩荒芜，地丁与钱粮即无可征收，而国库必益感困难。太平天国初起时，清廷犹有存银若干，足以支柱。不久存银用罄，先铸当十钱，当百钱；发钞票、饷票，稍资应付。然不为社会所信用，难期流通。其后不得不胥有赖乎卖官政策之捐输，及后此数十年流毒全国之厘金，并最后至于举办外债。

坐是原因，当日用兵各省及统兵大员最痛苦者，无过于军费无所取给，军饷常积欠数个月。于是因向各方要求补助而发生冲突者，时在有之。因求人艰难与不可恃，则进而自辟财源，如直接派员劝办捐输，征收厘金等皆是也。更进而在兵事既定地方，常愿望支配在己系统下之人员主持其间，俾为外府取携较便。此为一国中央政府对于国库不能维持一统收统支之局面时所必至之形势。先为各据一方，浸假因彼此有盈绌而不免于互相侵夺。在宗棠与胡、曾、李诸人均属儒者，当年所为，出于权宜，其心可谅。然继起者未必皆贤，于是由湘军而淮军，而北洋系，而中华民国之军阀，侵财养兵，拥兵护财，扰攘纷争，流毒四海，要不能不溯源于此也。

宗棠督师江西与安徽之间，饷粮支绌，其时，家书有曰：“意诚（郭崑焘）

<sup>①</sup> 《左文襄公奏稿》卷七页 49—50《筹给织造银两折》，卷十一页 26—27《请将本任养廉作为京饷报解片》。

昨书言索饷惟有疲缠一法，以咏芝（胡林翼）、沅浦（曾国荃）深得此诀为好。我则不然，直干到底而已。”<sup>①</sup>又有复郭崑焘书曰：“索饷之法，兄向所不谙，惟筹饷较他人差强耳。疲缠二字，不欲人之加诸我，亦不以加诸人。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我介节。……兄前在湘幕时，凡湘人士之出境从征者，无饥溃之事。且有求必应，应且如响，故浪得亮名。”<sup>②</sup>宗棠常以善筹饷自诩，按之事实，亦殊可信。当太平军之初期，湖南本省及援应湖北、江西、广西、广东及贵州各省，每月军饷约需银二百万两，皆为宗棠负责筹措，巡抚骆秉章第居其名。而宗棠在彼时所规划之整理田赋与征收厘金，其办法每为各省所取则。以后出山督师，独当方面，军事成功，财政随之就理，而综其理财之要诀，约有四端：

（一）以平允为原则。使国家、人民、官吏三方面各无亏损。即不欲损上以益下，亦不欲损下以益上。

（二）与足为社会领袖之当地绅士，取得联络。使官厅与民众感情，有一疏通之机会。以冀凡有整理财政之计划，易于推行尽利，减少阻力。

（三）引用士人，取其操守比较可信，湔除贪污之陋习。

（四）对待经理财政人员，从优支給薪费，务期其生活可有宽余，无须别有营求。<sup>③</sup>

然宗棠虽自称不谙索饷，不欲以此挠介节，究于财源所在，不能与人无争，惟所争为公而非为私耳。兹撮举数事：

宗棠之在湖南巡抚幕也，林翼任湖北巡抚，因湖南为湖广总督兼辖，对于饷源界限，不无断断。宗棠尝有书致林翼曰：

……鄂中官吏多湘官、湘人，往往以湘之利献于鄂，为自媚计，而不顾大局。湘之木税征于湘，则为横征暴敛；征于鄂，则为名正言顺。乡中有一笑话，与此正相似。有两昆同立门前。弟持一菜蕨，生嚼之，甫

① 《左文襄公家书》卷十一页 24。

② 《左文襄公书牍》卷五页 69《答郭意诚（崑焘）》。

③ 《骆文忠公奏稿》卷八页 9《保举盐茶厘金两局出力官绅折》，页 16《浙陈湖南筹饷情形折》。《左文襄公奏稿》卷八页 70《核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折》。《左文襄公批札》卷六页 59《甘州府龙守锡庆禀刘县丞文斗情形由》。



入口，乃兄自旁批其颊，詈曰：清晨不宜啖生冷物，夺而啖之。此一事也。川盐官运，我为划策，而阁下采之。乃常德设栈，尽笼湘省盐厘之利，使我为湘人所不容。此又有一笑话：有两人商偷其邻之牛者，一人为之画策曰：吾邻牛圈与吾牛圈比，当从吾圈凿墙而入，吾先之，子为吾词。及偷者方牵邻牛，而人已牵偷者之牛遁矣。凡此皆瘠人以自肥者之资也。市井盗贼之智，而官司行之，了无愧怍，方自诩曰：吾筹饷之工也。损湘以培鄂，仁者不为。况湘亦何负于鄂乎。鄂所借以为词者，东征也。昔涤公（曾国藩）东征，自岳州出境至田镇，所食皆湘饷。武汉再陷以后，鄂省何事不资吾湘？频年以来，吾湘抗五省之贼，每岁百数十万金（现在出境援师已二万六千）。若地丁、钱粮、漕折仅敷额饷廉俸应支各项。此百数十万金者，全赖捐输、厘金。而捐输屡次搜括，已无可着手。阁下忽创为捐米之局，而制军尚欲交岳州劝谕，不过微变设局之名，于是而捐输无望矣。厘金一事，江、粤、黔各边方用兵，路途梗阻，商贾绝迹，近惟安乡、岳州两卡每月可两三万贯，而盐税为一大宗。今议官运之盐，湖南各卡一例放行，而原奏商贩得随官运之后。是以官运带商贩，而无商之非官，湖南盐厘卡局可撤矣。原奏所云楚省引地袤延数千里之大，此语将湖南并包在内，运思诚巧耳。不知天下何处非引地。以食盐之地而论，则天下皆引地也，不独楚省。以行盐之地而论，则鄂与湘同一淮盐、川盐、潞盐引地也，并无所谓楚省。借官运二字夺吾湘盐厘之利归之，其术耶？其诚耶？设栈于常德，委员驻栈督办，发往长沙、益阳等处分销，是以常德为沙市、宜昌耳。奏所不及，则以督札一纸行之。阁下方谓天下惟愚人。下愚之人乃好用智术，稍聪明者断不为之。（诚不足，欲以术济之，亦由才短故耳。有多少好事不做，偏要以攘窃为生活。可笑。）此举其下愚耶？其聪明耶？近苦目痛，两眼忽不识字。前承寄张仲远（曜孙）所议漕事稿，不能着笔（本亦无从着笔，非尽饰词也），敬谢不敏。盖吾亦有智术焉，将勉强试之矣。一笑。<sup>①</sup>

<sup>①</sup> 《左文襄公书牍》卷四页 37—38《与胡润之（林翼）》。张曜孙，字仲远，号升甫，晚号复生，江苏武进人，道光举人，官至湖北督粮道。著述有《谨言慎好之居诗集》。